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八年

第一七四二次会议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742)	1
通过议程	1
古巴的控诉:	
(a)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古巴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995);	
(b)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古巴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993) ...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七百四十二次会议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拉扎尔·莫伊索夫先生(南斯拉夫)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澳大利亚、奥地利、中国、法国、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巴拿马、秘鲁、苏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南斯拉夫。

临时议程(S/Agenda/1742)

1. 通过议程。
2. 古巴的控诉：
 - (a)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古巴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995)；
 - (b)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古巴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993)。上午十一时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古巴的控诉：

- (a)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古巴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995)；
- (b)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古巴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993)

1. 主席：根据安理会昨天下午第一七四一次会

议的决定，并经安理会同意，我建议邀请古巴、智利和也门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R.阿拉尔孔先生(古巴)和R.巴桑先生(智利)在安理会议席就座，A.S.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2. 主席：我还有一件事要通知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塞内加尔代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的信和马达加斯加代表同日的信，要求参加讨论这次会议议程上的问题。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邀请这两位代表参加今天议程项目的讨论，但无表决权。鉴于议席座位有限，我请这两位代表在会议厅一侧就座，但有一项谅解，当轮到他们发言的时候，我将请他们到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M.法尔先生(塞内加尔)和D.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3. 主席：在我请第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愿通知安理会各理事国：我以安理会主席的身分接到许多私人团体和组织有关本议程项目的来信。各理事国如有愿意看这些来信的，请同我的办公室联系。

4. 我还要趁此机会向旁听席的来宾提出一项通告：鉴于昨天发生了骚动，我应当向来宾指出，安理会会议必须有条不紊地进行，要求来宾不得做出任何赞成或反对的表示。如有来宾无视这项通告，安全警卫将有责任将其护送出会议厅。此外，万一骚动一再发生，也许有必要出清旁听席。我必须对在这里所有的人指出：会议厅不是战场。纵令世界上别的地方存在着真正的战场的情况下，这里的会议厅和整个联合国组织是为谋求和平、安全与国际合作以造福人类而设置的。

5. **安瓦尔·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 主席先生, 让我以我国代表团名义同前面的发言人一道, 祝贺你荣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我国代表团看到这一要职由我们的杰出同事与好友、也是富有经验的外交家来担任, 感到十分高兴。在你的干练领导下, 我们的审议工作取得成功是有保证的。

6. 我国代表团也愿意向即将离任的主席、美国代表斯卡利大使致谢, 感谢他在八月份领导了我们的工作, 并请他相信, 我们高度赞赏他在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出色地尽了他的职责。

7. 我国代表团十分注意地听取了古巴代表的发言, 同样地, 我们也十分注意地听取了智利代表的发言。

8. 让我从一开始就声明, 据我国代表团看来, 凡是骚扰大使馆、危害使馆人员的生命与安全的行径, 都是不可饶恕的。我们原则上反对任何可能危害无辜人民的生命与安全的行径。除了这一点之外, 我国代表团主张, 我们必须尊重并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印度尼西亚决不干涉别国内政, 也绝对拒绝别国国家干涉它的内政。

9. 古巴代表提出的论点已由智利代表加以反驳。智利发生过什么事, 正在发生什么事, 我国代表团无法做出判断。我们没有办法查证古巴代表和智利代表互相矛盾的论点。印度尼西亚没有代表驻在圣地亚哥报告情况, 因而无从判断。

10. 我国代表团对阿连德总统的逝世表示真挚的哀悼。我们恳切希望智利的局势不久将能恢复正常, 智利人民将能安定和谐地达到自身的和国家的进步与繁荣以及为社会正义的目的而继续努力, 从而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

11.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澳大利亚): 主席先生, 首先, 让我同前几位发言人一道欢迎你, 祝贺你荣任安理会主席, 我也向你的前任斯卡利大使, 为了他在上月份担任主席任内所表现的才能和精力表达我国代表团的崇高敬意。

12. 我的讲话很简短。首先, 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对接宪法选举出来的智利政府被暴力推翻, 阿连

德总统惨遭杀害, 感到极为震惊。即使我的话有被认为离题的可能, 我觉得还是有义务把这一点写进记录。上星期四我国总理惠特拉姆先生在坎培拉讲过, 他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对于以萨尔瓦多·阿连德为真正代表的智利的悠久辉煌的民主传统遭受打击, 感到非常悲痛。

13. 现在谈到我们的议题。我们应古巴政府的请求, 来这里审查该政府对智利武装部队提出的某些具体指控, 他们控告智利武装部队于九月十一日袭击了古巴驻圣地亚哥大使馆, 又在国际水域中袭击了古巴商船, 因而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违犯了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①以及公认的国际航海规则。这些严重的指控势必引起我们负有共同责任尊重外交人员的生命与财产的不得侵犯性以及允许商船在公海上自由航行而不受干扰的各国政府的严重关切。很不幸, 事实确实是: 在智利发生的那种革命暴力形势下, 包括外交官在内的无辜的局外人往往直接处于炮火的射线内。这已经是够严重的了。而当外交官及其家属与财产据说被特别挑来作为骚扰和暴力的目标的时候, 这就加倍地严重了。就我们受理的事件来说, 首先我们为圣地亚哥古巴大使馆的一名使馆人员据说受重伤以及大使馆的馆舍和古巴商船所遭受的任何损害表示遗憾。我们也可以为古巴大使和全体使馆职员及其家属已经安全撤离智利而表示欣慰。但是, 在我国代表团看来, 要我们根据安理会已经得到的证据来认定智利武装部队犯有严重违反该国的国际义务之罪, 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14. 昨天下午我们仔细听取了古巴代表和智利代表的发言。我们发觉关于构成古巴控诉主题的那些事件, 双方的说法完完全全相反。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也许能从其他来源获得独立的情报, 使他们能够从这两种不同的说法中作出判断。我国代表团是不能作出这种判断的。

15. **主席**: 在我请下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 我愿通知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 我刚才收到阿尔及利亚代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来信, 请求参加安理会这次会议审议的问题的讨论。如果没有反对意见, 我就认

^①联合国:《条约汇编》, 第五百卷, 第95页。

为安理会同意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参加本议程项目的讨论，但无表决权。鉴于议席座位有限，我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在会议厅一侧就座，但有一项谅解，当轮到他在会上发言时，将请他到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A.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16. 奥德罗-乔维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我趁此机会祝贺你荣任安理会一九七三年九月份主席要职。我也祝贺你的前任、美国斯卡利先生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份明智地领导了我们的工作。在祝贺你荣任主席要职时，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在你履行职务时给予充分的支持与合作，这不过是表达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热烈的、亲密的关系。我想起铁托总统那次访问肯尼亚的情景，感到十分愉快。我能向你保证，我国人民高度崇敬和热爱铁托总统不仅因为他是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和不结盟运动的坚强支持者，还因为他是世界性政治家。由于我个人同你很熟悉，我毫不怀疑，以你众所周知的忠于职守的责任心，熟知外交知识和技巧，在指导本月份的安理会工作中，必将为你自己争得荣誉也为你的伟大祖国增光。祝愿你作出这一有益于人类的贡献时身体健康。再一次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对你的支持和合作。

17. 谈到今天的议题，我国代表团愿意从一开始就声明，我们不打算违背我国不干涉任何联合国会员国内政的原则。这一原则是我们自从独立以来非常珍爱和尊重的。联合国宪章对不得干涉联合国会员国内政问题规定得非常明确。因此，智利发生的流血政变就不是我们这个讲坛所能讨论和应该讨论的题目。这个问题是严格属于智利人民自己国家管辖范围内的事情。我们肯尼亚人民珍视和热爱自己国家的主权，也同样热情地珍视和尊重别国的主权和独立。

18. 所以，我只谈谈在本案件情况下容许谈论的法律和政治问题。前面各位发言人，特别是古巴代表和智利代表已经在会上列举过的事实，我就不重复了。

19. 各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都必须遵循联合国宪章和他们参与签署的其他条约，以及总地说，遵照国际法。各国要按上述方式行事，就有责任诚诚实实

地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或不行为，除非遇到情有可原的情况，否则可能要招致法律责任。

20. 调整国家间外交关系的一般国际法是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要不要建立或维持外交关系由有关政府自行选择。但是一旦建立了外交关系就必须按外交法的规定以及国际惯例来办理。例如，外交使团与外交代表之不得侵犯权始终是处理国际关系和国家间友好关系的重要因素。因此，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二条款明确规定，

“1. 使馆馆舍不得侵犯。……”

“2. 接受国负有特殊责任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保护使馆馆舍免受侵入或损害，并防止一切扰乱使馆安宁或有损使馆尊严之情事。……”

21. 国际法委员会在审议外交代表及其他按国际法应受特殊保护的人员的不得侵犯权和保护问题时，在其第二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不得侵犯权的原则。报告中说，

“由于规定外交代表人身不得侵犯，国际法长期以来承认，外交代表享有若干豁免权和特权是处理主权和独立国家间的关系所必需的。不得侵犯权包括外交代表的驻在国负有责任给予特殊保护，即给予高于对私人的保护。根据国际法，不得侵犯权也适用于外交使团的馆舍。这些原则已编入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九条和第二十二条……”。^②

22. 我还愿提请安理会注意维也纳公约第四十四条和第四十五条(a)款，这两条对国家间外交关系破裂时应该如何处理关系有所规定。

23. 由此可见，在国际关系中，如果遇到某国发生叛乱，对外国使团给予最高标准的保护仍然是极其重要的。任何政府当局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出于歧视而袭击某一国使团或其外交代表。

24. 我国在试图把这些国际准则应用于古巴指控的它的大使馆遭受袭击以及包括大使在内的外交人

^②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第66段。

员受伤等情况的时候,也看到智利代表提出的反指控,说是古巴使馆一直在干涉智利的内政而且第一枪实际上还是从古巴大使馆中放出来的。我国代表团没有独立的消息来源来核实这两种显然相反的说法。有一件事却是明显的,也是双方都承认的,这就是:古巴大使馆曾是智利军队射击的目标。

25. 我国代表团不得不深表关切的是,考虑到古巴大使馆即使人数众多也不可能造成对智利军队的威胁,国际社会不应当袖手旁观,免得这一事件开创日后在别处袭击大使馆的先例。

26. 古巴代表声称有一条古巴商船在公海上遭到智利武装部队袭击,并遭到严重损害。公海自由航行权是一九五八年公海公约第二条^③所承认的。实际上,当初制定海洋法时,唯独这条有关商业往来和国际贸易的基本因素的自由航行原则,没有人提出过严重质疑。

27. 另一方面,智利代表声称这条古巴船是在智利的水域内,装载着属于智利的八千吨糖,正在潜逃。我国代表团又因为缺乏独立的消息来源,不能作出真实的判断。但是我们确实认为智利海空军的行动太过分了,它很可能把两国引向冲突。据我们到现在为止从各方面听到的报告,这条古巴船毕竟是没有武装的普通商船。

28. 有的舆论工具已经在广泛猜测,当前会议的辩论中也有人在指责,智利的政变是外国煽动的。但是还没有证据能证实这些指责。

29. 仅仅三年以前,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现已闻名的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纪念宣言。载入第2627(XXV)号决议的宣言第3段说,

“为求实现宪章宗旨,吾人重申决心尊重关于各国间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吾人愿作最大努力在所有国家之间发展此种关系,不论其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如何,并以严格遵守宪章原则为基础”。

30. 因此,任何国家、任何组织或是跨国公司卷入智利的政变,都是越出国际法范围之外的事。智

利的事务,无论是发起还是取消,都应严格取决于智利人民自己。

31. 拉丁美洲地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外人觊觎的地方——他们除了同该地区的国家和民族保持正常关系之外还有非分之想,这不是什么秘密。某些分子把拉丁美洲看成同非洲和亚洲一样,是他们可以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策划阴谋并插手干预的一个地区。令人愉快的是,我们的拉丁美洲朋友们和同事们已经有了警惕。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最近有两个国际会议对拉丁美洲局势作过评论。

32.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巴拿马城举行会议,通过了第330(1973)号决议。决议的执行部分有以下段落:

“1. 敦促各国采取适当措施以阻止某些企业蓄意谋图胁迫拉丁美洲各国的活动;

“2. 要求各国为了维护和加强拉丁美洲的和平与安全,不要对该地区国家使用或鼓励使用任何种类的胁迫措施。

33. 一九七三年九月九日——仅仅一星期之前——第四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阿尔及尔举行。会议通过了一项设想周到和经过慎重考虑的宣言,除其他问题外,关于拉丁美洲,它说,

“会议向在巩固独立和建设一个新社会的斗争中抗击着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合伙侵略的智利政府和人民致敬。会议表示声援这个国家为完成正在进行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为避免内战和维护民族团结而作出的努力。”^④

34. 世界的政治聚光灯将继续集中照在拉丁美洲。国际社会必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密切地注视该地区的情势发展。如果干涉主义分子确实插手了,真相终将水落石出,而且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事实真相不久就会给大家知道的。在那时本安理会应当再度审理这个问题,以便宣布干涉主义为非法,维护安理会保卫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35. 斯卡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在就今天的议题发言之前,我愿意再次声明:美国对智利有人死

^③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四百五十卷,第83页。

^④A/9330和Corr.1,第56段。

亡和对阿连德总统的逝世，表示遗憾与悲痛。现在当地形势似乎已经平静下来，我们希望不再发生暴力。

36. 不管在什么地方发生背离宪法程序的情况，美国都表示遗憾。最近几个月智利的宪法程序不断遭到破坏，终于酿成九月十一日惨案，我们表示遗憾。由于我们致力于宪法政府达二百年之久，我们希望一切有关方面尽力使智利的宪法程序早日恢复正常。

37. 古巴代表请求安理会召开此次会议时，提出了两起案件：一是圣地亚哥古巴大使馆遭到射击，另一是古巴商船被袭击，据说是发生在国际水域内。

38. 我国政府毫不妥协地反对一切对外交机构和在国际水域的商船航运使用暴力的行径。问题是古巴代表团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在本安理会听到了相反的报告，说射击是从圣地亚哥古巴大使馆办公室里开始的，还说古巴商船普拉亚·拉尔加号还在瓦尔帕莱索港内，即在智利领水以内的时候就藐视当地法令。

39. 九月十四日安理会主席进行磋商时，美国代表虽然没有提出反对召集一次会议的意见，但曾对开会是否恰当表示过怀疑。我国代表团同意其他几个安理会理事国的意见，认为古巴指控的那些行动是在一个会员国的领土内发生的激烈的内部动乱的一部分。因此，通过双边的渠道去寻找补救办法更为恰当。我们现在看不到有什么迹象表明当请求召开此次会议时曾经试过这种渠道。

40. 如所周知，当安理会主席接到召开会议的请求时，原来在智利的古巴外交代表早已全部安全地离开圣地亚哥了。我们很可以为他们的安全撤离而感到满意。至于那条古巴商船，如果它确实是象我们被告知的那样曾经做出违犯智利法律的行为，那么在没有任何特殊条件的条件下，这就不是安理会的事了。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条古巴船为什么不办结关手续就企图驶离港口，而结关是任何国家的海事当局有权要求办理的必要手续。

41. 就一般原则来说，我国政府认为，任何国家希望同安理会接触，我们不应当加以阻拦。不过我要指出，除了召开安理会正式会议之外，还可通过其他途径取得国际社会的关注，以往有的双边争端当事国就曾采用过其他途径，获得较好效果。这样，也还

有正常的外交方法。我要指出，现在在圣地亚哥就有第三国政府代表着古巴的利益。各国政府也经常用散发信件，在信件里陈述双方立场的办法促请安理会注意双边的和区域性的问题。

42. 我国代表团也曾在上星期的磋商中指出过，要是美国和别的会员国每当外交官遭受一次伤害、驻外使团遭到一次损害时，都要求安理会召集会议，那么安理会就得几乎无休止地开会了。我国自己的驻圣地亚哥大使馆也曾于九月十二日遭到轻武器的射击。说起来很遗憾，在过去八年中，我国驻外外交机构遭受轰炸、纵火或袭击的还有二十七次，而在同一时期内发生的杀害、绑架或伤害我国外事官员及官方人员的暴力事件确实是数以百计。

43. 尽管我们认为这样的罪行是严重的，我们却没有在这些场合要求过安理会开会，因为我们和古巴代表团不一样，我们认为，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章节的解释，这些事件不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我们曾经通过两个渠道另找纠正和补救办法，几乎每次都是努力寻求同直接有关的当局接触，不问承认与否。我们也寻求更宽的接触面，同许多别的国家政府一道寻求采取国际行动以促使对外交代表的日益加剧的侵扰和暴力问题获得较持久的解决办法。以上列举的措施，任何负责的政府都会采取。我不明白为什么古巴不这么做。

44. **森先生**(印度)：主席先生，你我相识多年，我们又在很多的领域里一道亲密地合作过。我要是赞颂你荣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的话，就会显得有些讲客套了。但是我还是很高兴这么做，那怕这是为了表明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传统的合作关系。我也希望把我们对斯卡利大使在上月份能干地指导安理会事务的赞赏写进记录。

45. 我们已经非常用心地听取了古巴大使和智利代理代表的发言。尽管我们对最近智利的形势发展深感遗憾，可是我们这个安理会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责任对这些事态表态。在武装部队传统地受文职政府控制的¹国家，在这样的时机和以这种方式发动军事政变，这件事使全世界的政府和公众感到极度不安。此次军事政变发生在离进行大选仅仅一年的时候，而且夺去

了那么多人的生命，势必继续地引起全世界的严重关切。

46. 我们尤其对那位伟大的爱国者，智利人民选出的杰出领袖阿连德总统的逝世深表遗憾和哀悼。智利的事态发展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情况下，必将成为人们在漫长的未来岁月里众说纷纭、猜测怀疑的话题。当这一切还可能继续发生的时候，我们这些经济贫困，军力薄弱的国家都必须保持警惕。要保持警惕，这是阿尔及尔会议一再强调了的，并在三天之前由印度总理在印度国大党的一次会议上又一次提出的。

47. 但是，尽管我说了这一切，事实仍然是：在智利发生的事情，本质上仍是这个国家的内政。自然，在该国现有情况下，我们所能得到的情况是极不完全的。我们听到了若干断言，但是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表明由于那里发生的事件和提交我们的关于圣地亚哥古巴大使馆和古巴外交人员受到的待遇和古巴船遭受炮轰和袭击的具体指控，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会有直接的威胁。

48. 我们认为，不管是存在实际的挑衅还是想象的挑衅，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公认的国家间外交行为的惯例和准则都未曾赋予任何政权的武装部队对外国使团采用暴力的权利。智利代表声称首先进行攻击的是古巴大使馆，并说它已经变成兵工厂或堡垒。但是九月十一日清晨的极端迅速的军事行动和现在所有可以得到的间接证据表明，不管是谁放的第一枪，古巴大使馆确实是处于包围之中，房屋上有弹痕，两名人员受伤。再说，当使馆人员撤离时，使馆房子腾空了，并没有发现贮藏大量武器和军备的迹象。

49. 由于联合国秘书长和驻圣地亚哥外交团采取了主动行动，古巴官员得以迅速而安全地离开智利，我们对这一点表示欣慰。随着这些官员的撤离，他们的生命安全这一紧迫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剩下两点是赔偿问题和评断军队用暴力对待外交使团是否有罪，如果有罪，如何评定的问题。

50. 据我们看，赔偿问题应由两国政府通过双方认为合适的途径和场所来谈判解决。而对武装力量定罪的问题，如果罪名确能成立，那就需要磋商并征集更多的材料，不仅由当事国提供，还要由安理会理事

国或其他方面提供。因此，我们需要时间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51. 至于对古巴船普拉亚·拉尔加号也使用过暴力的问题，大的方面事实已经清楚了，但是细节还不清楚，特别是当前的智利局势使独立当局的人士很难去那里的情况下，细节是无法知道的。然而，智利代表替智利军事当局对该船采取行动一事作辩解时引用了“紧追”理论，我们认为这一理论不适用于这样一种情况，但是我们准备同法律专家共同研究确切的见解。这又是需要时间的。所以，鉴于控诉的性质和资料的不足，我们考虑，最好还是请安理会短期休会，等我们有了足够的时间仔细查考事实，详细研究法律含义之后，再回来处理这个问题。安理会也可以在这个阶段考虑采取什么适当的行动。我们建议采取这一方针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不是非常紧急的事情，我们严重关注的是让安理会作出一个恰当的决定。

52.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愿提请安理会注意今天早晨报上的几则新闻。这些新闻报道引起我们许多人的进一步关切。当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根据未证实的消息采取行动，但是我们愿意有人能向我们说清楚今天早晨报纸上出现的新闻有许多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希望智利的内政会处理得同我们最重视的国际和平和国家间友好关系原则不相抵触。

53. 扬科维奇先生(奥地利)：阁下，首先，我非常愉快地祝贺你荣任安理会九月份主席，我愿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在你履行艰巨任务时给予充分的和忠诚的合作。悠久的深厚友谊与合作纽带把我国同贵国联结在一起，我国代表团看到干练多才、经验丰富的南斯拉夫代表担任安理会的最高职位，感到特别满意。

54. 我也愿意向你的前任美利坚合众国的约翰·斯卡利大使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他能干地指导八月份安理会的工作表示赞赏。

55. 我国代表团已经很仔细地研究了古巴代表九月十二日和十三日的信[S/10993和S/10995]和智利代表九月十五日的信[S/10997]。

56. 我们也同样注意地听取了昨天古巴代表和智利代表在安理会上的发言。

57. 不干涉基本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权范围内的事务这项原则是我们联合国宪章的根本原则之一。我们应当尊重并恪守这项原则。上星期震撼智利的悲惨的暴力事件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定义是在我们这个组织的权限以外的事，因而也是在安理会的权限之外。

58. 尽管如此，奥地利政府和人民深切关怀并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智利发生的事件，对伟大的拉丁美洲政治家、智利人民自由选出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的逝世表示哀悼。奥地利最高当局已经表示了震惊和悲痛；奥地利联邦总统弗兰茨·约纳斯向已故总统的遗孀奥顿西亚·布西·阿连德夫人表达了奥地利人民的热情真挚的慰问。奥地利政府首脑，联邦总理布伦诺·克赖斯基也表示过同样的哀悼之忧。

59. 现在转到安理会受理的控诉的主题，我愿发言如下：暴力袭击外交代表的行径，不管在何处发生都严重破坏了旨在实现国际合作以维护和平、加强国际安全而确立的结构。现行的法律义务，特别是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有关规定，其原意是作出有效的贡献，使我们所说的那些人员和外交使团的馆舍不受侵犯和得到保护。

60. 为了保持主权和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致中断，就必须遵守国际水域航行自由的原则。

61. 我们大家都十分满意地看到，遵照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古巴官员和全体使馆人员已经离开智利，古巴商船普拉亚·拉尔加号已经能继续其航程。

62. 我国代表团听取了昨天和今天安理会上的发言。我们有这么一个感觉：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全部材料，不能作出可靠的判断。尽管如此，我国代表团希望此次辩论有助于澄清目前安理会所审议的一些具体问题，这将首先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从而容许安理会完成它的基本职能——维护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63. **让娜·马丹·西塞夫人**（几内亚）：主席先生，在我就议程项目的实质发言之前，请容许我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祝贺你荣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对你作为一个知识渊博和手腕高明的外交家的素质表示赞赏，并且表示我们多么高兴地看到，主持这次特别辩论的是不结盟大家庭的苗裔、一个被公认为忠于和

决心为着和平、自由与正义事业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族人民一道并肩战斗的国家的后代。

64. 伟大的第四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现已载入史册。阿尔及尔松树俱乐部会议大厅的玻璃门在会议的闭幕声中关上之后仅仅过了八天，杰出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被卑鄙地杀害了，第三世界的人民听到后为之震惊、愤怒，纷纷表示谴责。第四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是团结的大会，希望的大会，相互支持的大会。会上通过了支持不愧为人民的儿子的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动议。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事业。由于他拒绝屈从于人统治人和人剥削人的多头怪兽，坚决主张智利的自然资源应当为智利国民谋利益而永远不再让跨国公司独占，他光荣地牺牲于战场。

65. 几内亚共和国代表团看到那始终不渝地忠于阿连德的理想的英勇战士还在继续反抗军政府，为之深受感动并寄予同情。我国代表团为悼念这位伟大的烈士鞠躬致敬。烈士的崇高理想将永远活在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心里，特别是活在那些不结盟大家庭的人民的心里。

66. 我们非常关切地听取了古巴代表的发言并注意到智利发言人的答复。不言而喻，我国代表团对古巴革命政府作为控诉的主题而提出的事实表示遗憾。这些已经载入文件 S/10993 和 S/10995。

67. 智利武装部队袭击古巴驻圣地亚哥大使馆，又袭击了古巴商船普拉亚·拉尔加号，智利警察逮捕并拘留无辜的人们，这些都构成了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严重违犯。

68. 我国代表团也关心在智利的政治避难者的命运，并希望寄给军政府的大批函电能够获得良好的反应，致使这些曾寄希望于阿连德社会主义政权的无辜人士能够得救。

69. 我国代表团出于对捍卫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国际法原则的关切，认为安全理事会有义务谴责军政府对古巴大使馆馆舍的侵犯以及足以扰乱国际和平与安全、危害国际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的挑衅行为。

70. **阿卜杜拉先生**（苏丹）：主席先生，我愿意首

先表示我国代表团极其喜悦和满意地看到九月份的安理会由你主持。这不仅表示我们钦佩你的干练和聪敏的杰出品质，也显示自从我们参加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以来，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不断发展的真诚的亲密关系。

71. 我也愿意趁此机会向安理会的即将离任的主席斯卡利大使表示谢意，感谢他公正地指导上月份安理会的事务。

72. 最近智利发生的悲惨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普遍关切。至于我国政府，它以极为悲痛和关切的心情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特别是这些事件所涉及的国际性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

73.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代表团支持古巴请求安理会开会审议古巴控诉的实质问题。在我们看来，会员国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要求提出控诉，安理会理事国就必须严肃对待，予以考虑。而当控诉国认为这一局势很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面的时候，更应当如此。

74. 我国代表团十分用心地听取了昨天古巴代表和智利代表的发言，我们愿意对他们提出的争论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75. 首先，我国代表团认为不干涉别国内政这项原则是国际关系赖以建立的最根本的基础之一，因而已经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仅仅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条原则，除非是同时也尊重与此有关的其它原则，否则还不能保证国际秩序的安定。

76. 关于我们正在处理的这些争论，国际法之所以错综复杂，是因为违犯其中一条规定时很可以用另一条规定来作托词。我国代表团不打算从事这种玩弄法律的把戏。今天，我们的兴趣在于根据一项基本谅解对摆在我们面前的争论问题发表意见。这项谅解就是：所有在座的我们大家的更大兴趣是确保明天的世界不会被投入火海，因为谁家的房子也不是耐火的。

77. 因为这个缘故，我国代表团对智利武装部队向古巴大使馆开火又在公海上袭击古巴船只，深表遗憾。这些行动自然是违犯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海洋法公约的。我们支持古巴向安理会提出的控诉。

78. 我国是经过内部纷争后在近年兴起的国家。作为这个国家的代表团，我们比谁都更珍视在全球的任何一处保持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对上星期智利发生的激烈军事政变造成生命与财产损失的后果表示遗憾。我们同许多人一样也关心着数以千计的外国避难者的境况，希望他们的安全能够按照文明社会的准则得到保证。

79. 最后，我国代表团获悉阿连德总统逝世，深感悲痛。因为他是信仰人类自由与尊严的理想和国家应对自然资源拥有主权的伟大人物。他的逝世是一个惨重的损失。他的这些信念，使他成为不结盟原则的旗手之一。他必将因此而为人们所永远怀念。

80.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我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到议席就座并发言。

81. 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我无须告诉你，我国代表团看到由你主持这场辩论是多么愉快。在这样一个时刻，负责指导安理会的议事的艰巨重任恰好是南斯拉夫代表，这使我们非常高兴。你的优秀品质我们是熟悉的，因为以往我们有多次机会体会过。你的优秀品质能够保证在你担任主席期间，安理会将会对我们关心的事情负起责任，做出响应。我们也感谢各理事国允许我参加安理会讨论古巴的控诉。

82. 我们在这场辩论中发言的动机是：我们愿意向一贯得到我们同情与友谊的古巴政府和古巴人民表示声援；我们同他们有着共同关心的事业和共同的希望。我们发言的另一动机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对最近智利发生的严重事件深表关注，特别是对智利新当局对待古巴驻圣地亚哥大使馆和一艘古巴商船采取的敌对行为深表关注。

83. 古巴的控诉所根据的事实是够明白也是够严重的，足以敦促安理会当作一项紧急任务对智利军事当局采取必要措施。智利代表否认并求助于混淆是非而且煞费苦心的解释，企图把它对待古巴的态度，首先是基于敌对情绪的态度，说成是有理的。他的否认和解释丝毫不能削弱它对一个主权国家及其国民采取敌对行为的真实性，也丝毫不能减轻智利当局对这些事件应承担的责任。

84. 我将不多花时间说明智利当局的行径如何不可饶恕地违犯了关于对待外国外交使团和保护外国侨民与财产的国际法规。在我前面几位发言人已经说过而且指出过这种违法行为的重要性和严重性。但是更为严重的、我们必须关注而且应当由安理会继续注意的是，在这些针对古巴的残暴行为后面可以看到的危险局势。其表现为，大量地任意扣押、任意摆布囚犯的命运、立即处决、以及作为当前圣地亚哥当局行为特征的对外国侨民进行的威胁。

85. 我们曾以十分同情的心情注视智利为巩固独立和收回自然资源所作出的英勇努力。在这个国家出现的愤怒与仇恨的大发作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也使整个地区陷入相当地变幻莫测的境地。

86. 我国政策确定不移的原则之一是避免干涉别国的内政，也谴责不管是来自何方对我国内政进行干涉的一切行为。这项原则也是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指引着不结盟国家的态度。因此，尽管我们对阿连德政府一向深表同情，对这个政府被暴力推翻深表关切，我们将避免干涉智利的内部政治问题。

87. 但是我有责任在这里回顾，仅仅两星期之前，第四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阿尔及尔举行。会议向阿连德总统、智利政府和智利人民致敬，并对他们面临的艰苦的考验表示声援。阿连德总统在致大会主席的电文中说明了他不得不对付的困难。他说：

“主席先生，根据你们英雄人民自己的经历，谁也不会比你更加深刻了解，要把原来建立在受压迫、被剥削和受歧视的基础上的社会，改造成为保证能尊重人的尊严、摆脱任何政治与经济枷锁，取得民族自由的国家是何等艰难。这样的国家还要能够同我们的国家里的特权阶层同大的外国权势集团的相互勾结作斗争，这是多么不易啊。总之，要抵御不断以新的和更加危险的形式出现的帝国主义以保卫自己，这是多么艰巨啊！”

88. 以上清楚地说明了事情是怎样发展到今日的形势的。电文的寥寥数语本身是对外来干涉最强有力的谴责。外来干涉迄今依然威胁着我们这些国家，

并打算迫使我们自由和尊严依附于外国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但是我们各国人民决心今后决不屈服于这种威胁。

89. 昨天美国代表告诉我们，世界已经进入谅解与合作的新阶段，因而有必要改变语言。我们同所有的人一样，对国际气氛中似乎正在出现的这些变化感到高兴，也许是高兴得过早了吧。这些变化当然需要一种风格上的相应变革。但是，我们认为而且深信，这不仅仅是一个变革语言的问题。这需要更加深刻得多的变革，就是必须深入到字句背后的现实的变革。我指的是：每个国家对待其他国家的行为，指的是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以及每个民族的人民有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首先是通过收回自己的资源获得繁荣昌盛的自由。不幸的是，目前在智利发生的一切表明，这些变革还没有扩展到通常所谓的第三世界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独立与安全依然不幸地受到威胁。在国际关系中可以看得出来的改善还没有消除这些威胁。

90. 我国代表团愿意趁此机会向智利人民表达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声援和友谊。我们，事实上所有不结盟国家的人民，都深切体会到并且分担着智利人民正在经历的考验。

91. 胡阿里·布迈丁总统给阿连德夫人的唁电中说：

“所有的自由人都在哀悼。阿连德总统的不幸逝世使我们陷入悲痛。这种悲痛是以我们同智利人民、拉丁美洲人民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以及只有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才能唤起的思想为基础的。阿连德是在一个正处于完全变革中的大陆上进行和平革命的不屈不挠战士，他使我们领悟到在反动派伙同跨国公司策划帝国主义阴谋的整个过程中，国家和革命的责任是什么。”

92. 今天安理会审理古巴革命政府的控诉。控诉涉及的具体事实必然导致对圣地亚哥军事当局的谴责。但是我们认为，把古巴所指责的这些行径同当前智利局势的全部来龙去脉分割开来，或者不去充分考虑这些行动对最近或较远的将来产生的影响以及对那

个地区的和平与协调所包含的内在危害性，就对这些行径作出评价的话，那确实会是一个错误。

93. 主席：我的发言人名单上暂时没有别的名了，我借此机会以南斯拉夫代表的身分发言。

94. 我国代表团接受古巴提出召开安理会会议的请求是出于两点实质性的考虑。

95. 第一点考虑是，当每个联合国会员国认为有某一起争端或是某一种情况可能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时候，就有权利要求安理会开会。安理会既然是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主要职责的联合国政治机构，而不仅是对控诉作出判决的法庭，如果它要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判断这一形势持续下去是否有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它就有权联系到向它提出的任何局势审查某一个地区事态发生的原因、周围环境、发展的可能性以及事态的类型。

96. 第二点考虑是，我国代表团认为，古巴的控诉所依据的事实，确实是构成对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一般国际法原则的严重违犯，因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充满着危险。

97. 与此同时，这些违犯行为发生的来龙去脉，连同其当地环境和国际环境以及牵连到的影响，都清楚地证明了安理会召开这次会议的正确性。

98. 现在我简单地讲一讲古巴的控诉中所提到的智利武装部队干下的严重行径。

99. 谁都明白，外交使团和外交人员的不得侵犯原则是国际惯例和成文的国际法中一条最古老、最普遍承认的行为准则。这项国际行为准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尊重和遵行的，即使是在国家间爆发了敌对行动，两国处于交战状态时也是如此，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最近，这项国与国之间的行为准则已经由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把它具体体现出来了。

100. 可见，从现行国际法规则来说，武装部队袭击古巴驻智利圣地亚哥大使馆，使一名使馆官员受伤这样的事实，毫无疑问构成了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以及国家间的基本行为准则的严重违犯。

101. 九月十二日至十三日期间发生的违犯国际

法准则和维也纳公约的行为不是孤立的，而且不止对古巴大使馆如此。其他国家的外交使团——不过，意味深长的是，并非所有的外交使团——也成为施加恐吓和讹诈等不法手段的对象。比如，九月十三日，武装部队的人员用警戒线把南斯拉夫大使馆包围起来，禁止使馆人员出入。九月十四日，除了严格检查身分证之外，所有使馆人员的公文包都要受到检查，连大使也不例外。

102. 此外，毫无疑问，他们对普拉亚·拉尔加号商船的袭击不仅算得上是对规定航行自由的国际法规则，特别是对有关这方面的一九五八年日内瓦公约的严重违犯，而且可能构成导致当前局势进一步恶化的侵略行为。

103. 我国代表团同意把这些暴力行径按宪章第三十四条、三十五条和三十九条的含义评定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104. 另一方面，我国代表团对局势的前因后果，它具有的特色以及在国际范围内产生的危险影响等几个消极方面深感不安和严重关切。的确，不能希望我们泰然处之，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目前正在智利发生的悲惨事件的真正根源、原因及其后果。

105. 当然，我们坚持这样一种观点：一个国家具有或愿意具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一个国家或政府愿意同什么国家建立或者不建立外交关系，这些都应取决于一国的主权。不过，智利新当局自己却把这一切违犯行为加上了国际性质，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国际行为放在某些很久以前就被废弃的某些做法的基础上。那些做法令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最紧张时期。他们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理由攻击同别国的关系。他们声称要把他们的国家从“马克思主义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社会制度的不同，选出若干国家与之绝交；他们袭击和侵扰这些国家的外交使团和他们的船只，而且据无可非议的消息来源说，对大批外国侨民进行了逮捕、恐吓和虐待；他们声称，军政府的所作所为主要是因为有这些外侨在智利的缘故，借以证明军政府做得有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便面临一场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国际性内容的危机。

106. 国际舆论要求立即制止这些镇压行径的呼声很高。实际上这一切恰好是发生在一个具有悠久的、根深蒂固的民主传统的国家,发生在这样一个大陆上:所有拉丁美洲国家中最有权威的政治家们在过去的年代里一直都强调过必须在世界上这一非常重要的地区推行以他们所谓的“意识形态多元论”为基础的合作与共处。

107. 我们面前的局势的一个重要而涉及范围更广的方面是:我们现在正在审议的争端的根源主要在于过去三年多来外国干涉智利政府这一事实。这些经济压迫的事实尽人皆知,毋须我细说。例如,阿连德总统就曾在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上亲自对我们作过激动人心的发言。⑥

108. 恰恰是因为从拉丁美洲的和平与安全这一更广泛的角度考虑,安理会在巴拿马举行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通过了第330(1973)号决议。决议认定采用压制手段或者怂恿采用压制手段会造成一种可能危及拉丁美洲的和平与安全的局势之后,敦促各国采取措施阻止那些处心积虑地企图压制拉丁美洲国家的企业的活动,要求各国在这个地区不得采用也不得怂恿采用任何形式的压制手段。

109. 各种形式的压制和以不同方式干涉内政两者会相互作用,而我们今天面临的这场争端和局势都是帝国主义勾结国内倒退势力合伙造成的。正是本着这种认识和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注意到存在宪章第三十四条所指的一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持续不断的威胁。

110.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和不结盟的国家,一个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与进步力量一道,为把国际关系普遍建立在宪章原则和积极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而坚持不懈地作出努力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把矛头指向国际关系中的积极趋势的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危害我们这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的国际和平、稳定与安全的基础本身。

111. 我们不能闭眼不看内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反对智利合法政府这一事实。这一政府曾经对国际关

⑥《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届会议,全体会议》,第三卷,第二〇九六次会议。

系向积极方向发展作出过贡献而享有盛名,又在国内进行了社会与经济的重大改革。而反对智利合法政府恰好是紧接着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第四届不结盟国家会议之后发生的。这次会议标志着世界上为数最多的国家积极参与在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和一切国家自由发展的基础上建立民主的国际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会议认为:一切阻挠必要的改革以及妄想使各种非正义、不平等、剥削、干涉和侵略等现状永远保持下去的企图乃是引起今日世界的危机、不稳定和紧张局势的主要原因之一。

112. 阿尔及尔宣言中对于拉丁美洲的形势发展部分特别提出:

“会议向在巩固独立和建设一个新社会的斗争中抗击着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合伙侵略的智利政府和人民致敬。会议表示声援这个国家为完成正在进行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为避免内战和维护民族团结而作出的努力。”⑦

113. 请允许我依照南斯拉夫与智利之间长期的传统良好关系,借此机会表示,智利总统阿连德的不幸逝世使我们大家感到巨大损失。南斯拉夫国家元首铁托总统最近在一次演讲中非常恰当地道出了我们的心情。他最高度地赞扬已故阿连德总统,并且说,他的业绩和他的一生将鼓舞着拉丁美洲人民为争取他们理所应得的地位而斗争。

114. 最后,我要强调指出,南斯拉夫代表团愿意支持安理会为妥善处理我们受理的争端的具体方面的问题而作出的任何决定。

115. 我再以主席身分请下一位发言人,塞内加尔代表到议席就座并发言。

116. 法尔先生(塞内加尔):我感谢安理会各理事国盛情允许我参加今天安理会就古巴对智利的指控而进行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117. 主席先生,在你就任联合国这一重要机构的主席职位之际,我愿借此机会向你表示祝贺。我确信在你的主持下,安全理事会将能在这场辩论中作出最恰当的结论。

⑦ A/9330 和 Corr.1, 第56段。

118. 我国政府同意古巴代表团对发生在古巴驻智利圣地亚哥大使馆的事件所表示的忧虑。事件是在那里出现了痛苦事件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些痛苦事件夺去了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的生命，把他的国家推入血泊之中。这使我们所有在这里的人都感到悲伤。

119. 在我前面发言的几个代表团都曾经着重指出他们的国家和政府毫不含糊地希望始终不渝地最严格地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我国政府也有同感。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确定我们所称之为不干涉内政的范围。

120. 我必须指出，昨天下午在安理会开会时公众举行了示威。不管它是否是有人操纵的，它所起到的作用是使原来希望把智利的事态发展当作纯属智利内部事务问题的人们感到不安。

121. 无论如何，我国政府认为，对于在夺取了政权的智利军政府指挥下针对当地公民和古巴驻智利圣地亚哥大使馆的人员采取的行径，国际社会决不能漠然置之。这种行径构成了对当代国际法的最基本的规则之最明目张胆的违犯。有几位发言人曾提醒我们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二十二和二十九条，^① 这些条文毫不含糊地规定了外交使团和外交人员不得侵犯，特别是提到“〔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保护使馆〔人员和〕馆舍免受侵入或损害，并防止一切扰乱使馆安宁或有损使馆尊严之情事。”这是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二和二十九条的措辞。因此，古巴代表团就驻智利圣地亚哥大使馆遭受袭击一事向安理会提出控诉是完全正当的。

122. 我们还要说，这分明是可能危及和平与安全的一次行动的问题，至少危及美洲那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历史的确教训了我们，曾经有过起初其凶暴和不法程度比这要轻得多的行为却引起了国与国之间的你死我活的争执。

123. 古巴代表在会上提出过的事实，我不再重复讲了。在事态的现阶段还没有可能给对智利的指控作出真正有价值的判断。我国代表团认为，目前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归咎于古巴政府。而智利政府则应提供确凿的证据来反驳对该国的控诉。

124. 遗憾的是，智利的新的主子不但自己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诚意，反而禁止那些向世界舆论报道消息的职业新闻工作者入境。事实上，昨天我在法新社发布的新闻稿中看到一则消息说，

“有一批阿根廷和其他国家的新闻记者自九月十一日以来受阻于阿根廷与智利交界的边境，他们发表了强烈的报界声明，抗议智利军事当局不准他们入境向世界报道正在发生的事件。抗议书的签署者责问道，那么，智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能向全世界披露呢？”

125. 因此，我们认为，倘若智利的现在主子没有什么事需要隐瞒，那就没有理由拒绝能够为世界舆论提供真实消息的任何公正人士入境了。

126. 我国代表团正是在考虑了这一切情况之后，认为你们安理会应当谴责公然侵犯外交使团的权利、豁免权和特权的行径，并且应当明确而毫不含糊地谴责对古巴驻智利圣地亚哥大使馆的袭击，把它视为对维也纳公约规则的违犯。

127. 在结束我的简短发言之前，让我代表我国政府，谨向阿连德总统表示庄严的哀悼。萨尔瓦多·阿连德生前为争取光荣的和尊严的自由而斗争，他终于为争取光荣的和尊严的自由而牺牲。他的死是英雄的死，我深信，他的牺牲决不会是徒然的。他的榜样将鼓舞着正在为拯救世界摆脱压迫、贫困和剥削而斗争的千千万万男女。萨尔瓦多·阿连德为之牺牲的社会主义实验已经在全世界的民主主义者心中激起了最大希望。萨尔瓦多·阿连德早就是一位历史人物了，如今他又成了一个传奇式的英雄；假如对这次悲惨事件应该负责的那些人，在最近的将来还不会为他们自己是这位崇高的人物诞生和牺牲的国度里的公民而感到非常自豪，我是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的。我们谨向他的夫人、家属、朋友以及曾经同他一道斗争过的同志们表示我们的哀思和慰问。我也代表我国代表团、我国政府和塞内加尔人民，对他们所受的痛苦表达我们深切的同情和哀悼。

128. 主席：名单上下面一位发言人是马达加斯加代表，我请马达加斯加代表到议席就座并发言。

129.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主席先生，

^①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五百卷，第95页。

首先，我愿通过你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安理会理事国允许我参加安理会就载于文件S/10995中的古巴提出的控诉进行的辩论。

130. 我发言的目的是要强调指出马达加斯加政府和人民打算始终不渝地忠于联合国宪章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这项原则也是我国奉行的不结盟政策的基石之一。然而，面对着这一系列震撼第三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特别是震撼了那些为使他们的国家生活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获得完全解放而斗争的人们的良心的事件，我国政府既不能保持沉默，也不能置之不理。而当一个由人民的意愿产生的政府、忠于正义、自由与进步事业的政府，民族团结的政府被推翻了，致使最起码的民主准则被违反了的时候，我们更不当这样。

131. 我们对萨尔瓦多·阿连德先生的惨遭杀害深表遗憾。他是这样一位政治家：纵然有外国或跨国公司为陈旧的、带有最卑鄙的帝国主义色调的所谓意识形态效劳而策划的阴谋，他却依然能够打破他的人民所处于依赖地位的坚固牢笼。我们深信，那些注视着在阿连德先生富有胆略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智利经验的各国人民会从这些事件中取得教训。它警告他们要提防开倒车的帝国主义的余殃所带来的固有危险，要提防决心主宰自己命运的一国人民的愿望会碰到什么样的遭遇，不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事业的各国人民所开创的革命进程可能会使有些人感到怎样的不愉快。我们对阿连德先生表示敬意，我们希望他的牺牲不会是徒然的。

132. 古巴革命政府认为将现在已经摆在安理会面前的这一问题提交安理会是很合适的，因为它相信法律会战胜盲目的势力或压迫。这两者即使是隐蔽的也同样地不可容忍。有人再三说，人们可能对古巴向安理会提出控诉是否可取表示怀疑。我国代表团认为，古巴向安理会提出控诉的目的是请求审查它同智利的争端，同时，如果可能，在严格尊重国际法的前提下解决争端。这在我们看来是古巴确有诚意的证明。

133. 我们不希望教训人，尤其不希望教训这一庄严的大会。不过，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不能只是一个录音室，它应当设法做到防止一种有损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局势恶化到不可挽救的地步。

134. 而且，我们认为安理会不应该仅限于注意到存在着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安理会的首要任务是防止任何足以危害国家之间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与正常的关系甚至友好关系的事态发展。

135. 九月十三日古巴代理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叙述的事件，昨天古巴代表在安理会会议上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这些事件是对国际法规定的行为准则极为严重的违犯。在会上一再引用过的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明确规定外交官的人身及其财产不得侵犯。圣地亚哥军事当局非常明显地无视这一不得侵犯的原则，我们对这样的情况不能不感到震惊并深感关切。

136. 我们设想一下，九月十一、十二两天智利处于叛乱情况下，采取了非常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把所谓正规部队，或民兵袭击了——也许“袭击”这个词是不够分量的——外交馆舍和使馆人员这件事看作这种非常措施的一部分是不可想象的。再说，维也纳公约规定在发生叛乱的情况下，东道国有责任保护外交官的人身和财产。除非是用最无耻的、恶意的幽默来解释，我们很难明白怎么能把侵扰古巴驻圣地亚哥大使馆这样的事说成是正当的。我们只能斥责这种恶意的幽默，因为它表明一种蔑视国际法准则的不负责任态度。

137. 无论智利当局如何辩解说自己是有理的，在我们看来这些辩解过分地拘泥于细节，却不能使我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古巴驻圣地亚哥大使和使馆外交人员确实是不可容忍的袭击的受害者。古巴向安理会提出控诉是很恰当的，因为古巴并无大国的手段可施，只得诉诸安理会让它了解它应享的权利，并决定智利当局应当负完全责任。

138. 至于智利空军轰炸普拉亚·拉尔加号商船，我们想象不出有什么理由说它是正当的。轰炸发生在公海上，按日内瓦公海公约的规定，^⑥商船有在公海上通行无阻的自由。即使这艘商船还装载着糖，如果智利当局向商业法庭起诉，或是采用其他适当程序，而不是没有预先警告就去袭击这样一条舍和平使命而外没有其他任务的船只，岂不更好么？

^⑥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四百五十卷，第83页。

139. 据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甚至连辩论中提到的紧追权也是有一定条件约束的。依我们看来，古巴船普拉亚·拉尔加号并未进行任何海盗活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谴责这一无理的袭击，看来这确实是有预谋的，而古巴商船普拉亚·拉尔加号是受害者。

140. 最后，我希望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既然已经有了所需要的资料，就肩负起责任来，答应古巴代表的请求，那就是：由安理会作出裁决，使全世界外交使团的安全得到保证，公海上的航行受到保护，无理的袭击受到惩处。

141. 末了，主席先生，尽管这不是一般习惯，我还是愿意代表我国代表团并以我个人名义，热烈祝贺你荣任安理会九月份主席。

142. **主席：**古巴代表希望行使答辩权，我请古巴代表发言。

143. **阿拉尔孔先生(古巴)：**昨天智利军政府代表的辩解完全是欺人之谈。我国代表团为了尊重安理会理事国起见，愿意对他的说法作几点澄清。严格说来，智利代表的发言是对安理会理事国的推理和评价能力的嘲弄。本来他的话是不值一驳的，但是我们出于对安理会理事国的尊重不得不把几点说说清楚。

144. 假定我们接受军政府代表根据假想作出的解释的话，安理会非但不必谴责这个军事政权，反而要祝贺它，感谢它模范地遵守了国际法的准则呢。据他说，智利军队包围了古巴大使馆是为了保护它，炮火不是从当时在街上的军队那里射来的而是从大使馆里射出去的。据他说，对智利武装部队的凶暴的袭击没有人提出过抗议也没有人采取过步骤。

145. 这种辩论方式也许拿到小学校里去还有点价值，在那里没有公正的直接目击者可以为这些事实作证人。

146. 事实是：有一位名字叫做路易斯·法里亚斯古巴外交官在古巴大使馆里受了重伤。另外还有一位因乔斯特吉先生也受了伤，尽管伤势不那么严重。他是前古巴驻联合国大使，安理会有许多人人都认识他，事件发生时，他恰好担任古巴驻智利大使。

147. 事实是：遭到袭击的大楼有智利炮轰的痕

迹。当然，如果我们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那是很有趣的，这就是：智利法西斯领导人的代表对照片的爱好促使他昨天拿来了一套不能说服任何人的照片，却偏偏没有促使他带一张显示我们在圣地亚哥的大楼正面变成什么样子的简单的照片来。

148. 此外，事实是被派到智利圣地亚哥的外交团中一些知名人士适逢其会参与了这些事件。我国政府和我国代表团愿意对他们采取的行动表示敬意。某些大使和其他使馆人员充当了智利军队和古巴外交官之间的调解人。他们不得不伴送我们的人员离开被包围的与遭到袭击的使馆大楼去搭乘飞机，安全飞离智利。这些人对事件发生的经过以及事实真相是再好不过的见证人。

149. 事实就是事实。军政府的代表没有提智利军队中有任何伤亡，也没有提袭击的人有什么损失。可是他却要想说服安理会的代表们——他们都是在处理国际争端方面富有经验的成年人——相信，是受伤的人开的枪，是被包围的人进行了袭击，而且被侵犯的受害者并未提出过抗议。我确实认为不需要对这种情况加以进一步的评述就能证明智利代表团只配被称为对安理会全体理事国缺乏尊重。

150. 现在我们谈船的问题。事情也是一样的。事实是，有一条船遭到炮轰和机枪扫射。我想他们总不至于会说成是船上的船员自己袭击了自己的船。再说，确实有证据可以证明炮火是从船的外面射来的。这条船还在，现在停泊在卡亚俄港，由工程师和技师，不是古巴人而是秘鲁人，加以修理。它终于到达了一个不存在盛行于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的野蛮行为而是尊重国际法的地方。

151. 有几位代表曾提到取得关于这些事件的客观的、公正的报告是困难的。我已经提到一些来源可以提供在圣地亚哥发生的事情的符合事实的陈述。

152. 我想知道美国代表或是他的智利代言人是是否可以把古巴船抵达时在场的美国新闻记者和美国通讯社看作是充分客观，足以使他们满意。据昨天军政府代表在发言中说，船并没有遭到袭击。现在我念他说的话：

“如要使它服从，驱逐舰便不得不炮击。尾随

的驱逐舰舰长就请示了海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决定停止追逐。”〔第一七四一次会议，第51段〕

153. 九月十五日合众国际社记者从利马发出下面的报道。让我来念一念这位美国记者给美国通讯社写的报道：

“今天下午古巴商船普拉亚·拉尔加号带着它在上星期二在瓦尔帕来索港口外被智利空军和驱逐舰袭击造成的显然可见的弹洞和弹痕，驶入了卡亚俄港附近的海湾。这条古巴船离岸约三英里，因而从一只汽艇上望过去可以看得出船头和水线上有三个清晰可见的洞。其中有一个直径约四十公分，显然炮弹是从左舷射入而从右舷穿出的。”

然后，美国通讯社发布美国记者的电文继续说，

“过了一会儿有一批海军工程师登船仔细检查了这条排水量约为一万一千吨的船。有一位工程师回到岸上说，这条商船除了船头有看得见的弹痕以外，还有四处损坏，三处在船头，其余在船尾，显然是被炮弹打坏的。”

于是合众国际社继续说，

“这条船并未如所猜想的那样驶入海港，这是一种安全措施，以免万一它沉没了给船舶出入卡亚俄港造成困难。这条船预计将在下星期一、二被送到国营企业工业海军企业服务公司的干船坞去修理。”

154. 军政府代表的另一个谎言是：这条船装载着糖。关于这一点，让我们看一看美国通讯社发布的美国记者的报道最后三行。他说：

“这条船显然没有装载货物，因为，大家知道，绿色的水线露出来相当高。”

如果一条船，载重量是一万吨，装货八千吨，即载重能力的百分之八十，再加上这位代表设想的船上还有智利的设备，就很难相信美国通讯社的这位美国记者实际上没有看到水线是在水面以下，反而报道说成水线是在水面上。

155. 看来很清楚，古巴船并没有载货；古巴水

手已经把载运的糖全部卸在瓦尔帕来索港了。事实上，正如军政府代表所说的，他们是相当迅速地驶离瓦尔帕来索港的，不过不是在正常情况下离港的。他们离开时，有许多美国作战部队在场，这些人当然没有引起智利军政府代表的关切。看来，这些美国部队的活动是完全配合他们的计划的，也就是参与策划和发动政变。

156. 他们离开了港口；我们的海员曾经在那里遭受当局的恐吓与袭击而且面临野蛮的暴行和一场仇恨古巴的运动。我问我自己：是否因为一条船没有预先向正在威胁着许多海员的生命与安全的智利当局要一张通行证，就有理由在公海上把它袭击成这个样子呢。据秘鲁海军工程师说，让这条船停泊在卡亚俄港的入口是危险的事，因为它随时都可能沉没。

157. 再说，同样应该注意到，军政府厚颜无耻地说过，他们本来是要炮轰这条船的，但是不愿意这样做，便下令停止尾追。实际上事实是：在抵达卡亚俄港时，这条船被炮击而且还是非常密集的炮击。尤有甚者，我们以为最带有讽刺意味的莫过于硬说智利政变当局对于据说在瓦尔帕来索时在船上而实际该船没有运走的几吨糖非常关心。有一些糖是我国政府完全免费馈赠并移交给智利人民政府供智利人民食用的，总计四万吨。

158. 他们现在又来控告说我们没有履行交付糖的诺言，这简直是无耻之尤。而事实上不但交付了而且还交付了远比原来说的数量要多得多，并且是我国政府无偿地赠送给智利人民的。当然喽，那些参加军事政变的人要喝甜茶的话，只得拿盐当糖放在茶里了，因为他们是无法希望从我国人民或是糖业生产者得到声援的。但是为了智利人民，我国人民已经做出了声援的榜样，送交了超过原定数量的糖，不要一个钱。

159. 有趣的是，军政府的代表在作了所有这些初步分析之后——他感到害怕，因为他很清楚他再也说服不了人了，这次辩论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就小心翼翼地为了把他的话记录在案而声言：在他看来，大使馆事件和船的事件都不是本机构职权范围内的事。换句话说，他是在向安理会说他先是提供初步的说明，这一说明无异是对安理会的嘲弄。然后他又

通知安理会：你们不该讨论这个问题、甚至不该听他讲——假如我们把他的话前后连贯起来的话——这个问题是在安理会职权范围以外。这一切都反映智利军政府要使人相信并把他们粗暴违犯国际法准则和惯例的行为说成是合理的，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160. 军政府的代表发言的另一部分是他们的富于幻想的陈述，说是几乎有一千名古巴人在智利。我在发言中讲到过还有一些古巴人在智利。我曾说过，现在再重复一遍，古巴革命政府关心这些人的安全。他们都是根据我国同该国合法当局签订的协议或条约被派遣去的，或是参加国际组织的活动去的。

161. 现在我宣读仍在智利的古巴人的名字。如果军政府的代表能找到另外九百九十多其他人员来补充这个名单，我请他给我们吧。现在在智利有下列古巴公民：经济学家费利诺·克萨达，工程师米格尔·阿瓦洛斯，经济学家埃克托尔·阿亚拉。这三位是执行哈瓦那大学同北部智利大学订立的文化合作协定去的。在智利还有两位体育教练，埃克托尔·阿圭列斯和奥尔兰多·托拉多；他们是根据两国的体育组织间的协议去给予技术援助的。在智利还有妇产科专家塞莱斯蒂诺·阿尔瓦雷斯·拉霍恩切列大夫，是为了完成世界卫生组织和泛美计划生育局的一项规划去作短期顾问的。他持有联合国的通行证。最后，在智利还有米格尔·恩里克斯·冈萨雷斯同志。他是官方代表团的成员，持有外交护照。

162. 由于明显的理由，我国政府不能完全获知这些人的目前情况。他们的命运完全操在这个竭尽一切压迫、犯罪和暴虐之能事，至今依然厚颜无耻地向安理会说谎的政权手里。我们有十足理由表示并重申我们的深切关怀。

163. 主席先生，你在以南斯拉夫代表资格发言时曾说得很清楚，不仅古巴驻智利圣地亚哥大使馆遭受了袭击，其他国家的大使馆也曾遭到军政府武装部队人员的包围，据我所知，有几国的大使馆迄今仍处于这种状态。例如，我来到会议室之前几分钟，我们看到昨天出版的一份墨西哥报纸，说墨西哥大使馆仍在武装部队人员的继续包围中。

164. 我现在想简单评论一下美国代表昨天作的

今天又加以老调重弹的发言。首先，我想强调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只有一位代表——就这么一个——来到安理会上支持并证实智利军政府的说法。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斯卡利大使。安理会注意这一事实是重要的，因为这件事能够为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关于究竟谁是九月十一日的智利政变的推动者的论点提供最好、最准确的证明。

165. 美国代表用家长式的语言，提到在别的气氛下所采取的风度。他指手划脚说本组织的主权会员国应有什么样的行为准则，他引用的论据，从足球赛到《圣经》不一而足。

166. 他试图教训安理会：一个会员国当它的大使馆和外交人员遭到打上官方标记的恐怖主义分子的袭击——即这些袭击背后有对此负有国际责任的政府的支持和应对此负责——时，应采取什么态度。他说，如果美国每当它的利益、财产或国外使馆遭受攻击时都要求召开安理会的话，那么本安理会就得要无休止地开会了。于是他以此向我们解释了在此种情况下各国行为准则是什么。我想这样答复他：如果别的国家不是来安理会谴责侵略行为，或对采取敌对行为对待他们的外交人员和国外权益的行径也不加以谴责，而是学着美国的历史悠久的习惯做法，那么当然安理会就不必不断开会，也不用存在了。那就会有海军陆战队出役于加勒比海地区和印度支那，以保卫北美人的权益与生命。美帝国主义者经常提出这样一个论据——当然，经常是谬论——不要召开安理会，而是出动军队和海军陆战队去轰炸手无寸铁的各国人民，这样来挑起国际危机、把世界引向战争的边缘，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

167. 当然，会员国并没有听美国教的那一套。正相反，他们倾全力使世界人民运用另一种观点，即联合国宪章的观点，来证明这个机构有存在的理由。宁愿让安理会永远开会也不愿意这一机构消失，不然的话，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在越南以及全世界的侵略政权——他们业已表明自己根据什么观点来保卫其国外权益——所奉行的标准和政策就会盛行。

168. 最后一句话——关于《圣经》。昨天美国代表批评我们对我曾经谴责过的形势所作的分析，指责

我们眼里到处都是中央情报局和帝国主义，说我们把这样那样的事都归罪于中央情报局和帝国主义。他说有朝一日我们将指控中央情报局在足球赛中挑起事端，或在纽约制造交通事件，甚或把《圣经》也归之于中央情报局偷偷地写成的。

169. 首先，尽管我们不信仰宗教，我们却非常尊敬所有关心《圣经》远比关心足球赛或曼哈顿交通拥挤情况的人们。但是我国政府决不会指责中央情报局起草了《圣经》。因为这部历史文献从创世纪开始直到启示录为止处处都深刻、鲜明而又强烈地痛斥假冒伪善、痛斥邪恶、痛斥法利赛人式的虚伪，痛骂那些在会议室外干着罪恶的勾当而在会议上却装模作样摆出一副伪装虔诚的架式的人，这些人好象是要支持和尊重语言、声调和说话的表达方式等等，却天天干着杀人、放火、罪恶的勾当，而当他们同安理会打交道时却用表面的诚实来给人以假象。

170. 换言之，从创世纪开始，其中说当初世界是混沌的、上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光明和黑暗分开来；直到启示录揭示出说谎话的人的下场为止，《圣经》尽管是非常古老的，却是一部针对中央情报局而写的文献，至今实际上依然是反对中央情报局的。而中央情报局绝对没有可能皈依《圣经》中的哪怕一句箴言或一条戒律。我是一个《圣经》的读者。每当我有幸和美国代表同处一室的时候，我就把《圣经》带在身边。昨晚他的发言促使我重读了《圣经》的若干章节。

171. 当我听见他哀悼我们的同志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去世并且声明美国政府同智利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丝毫没有牵连的时候，我就想到传道书第一章第八节，它说，“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

172. 当我听到他企图为他的政府的行为辩解，把它说得好象并未卷入智利的法西斯政变也同反对那一国家的野蛮镇压没有牵连的时候，我们想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八节所说的说谎者的最终下场，它说，“……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圣经》给说谎话的人的处罚不仅是凡人的一般的死，而且还有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的死。

173. 主席：智利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智利代表发言。

174. 巴桑先生(智利)：我们在这里听到的辩论已经越出了原来为召开本安理会会议而提出的两个基本议题的范围，而是又加上关于智利局势的各种不同的评论，使我们不得不说几句加以澄清。

175. 古巴的赤色法西斯主义的代表昨天预言我国的新政府将是过渡性质的。它确实会是暂时性的，但这并不是为了回到由少数智利人统治的伪政权、再度忍受古巴的干预。那是他所希望的。正如我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宣布的，智利新政府将是暂时性的，因为它的唯一意愿就是一旦国内秩序恢复正常并批准宪法就交出统治权以便实行多数人的统治。届时政府即由合法选出的权力当局接管。昨天执政委员会主席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谈到将来的选举说，越快举行选举越好。不幸的是，我们不能说非德尔·卡斯特罗的血腥暴政也是暂时性的，因为它的目的是永远掌权。

176. 有一位代表在会议上谈到在智利有没有外国新闻记者的问题，他的说法有严重错误。我不知道在会议室里宣读过的那一则虚假的指责报道是谁从门多萨发来的。事实真相是，最近有许多德国、英国和法国的新闻记者进入了智利。我还要加上一句：外国新闻记者和外国使馆的新闻专员都可以自由采访所有消息来源。当然这些新闻记者能亲自去核实在全国各地找出来的武器储备。他们也能自由地到各处访问，当这些人想到离首都很远的地方去时还搭乘了空军飞机。

177. 智利内政部长曾于九月十四日召开一次重要的记者招待会，邀请了五十多位智利记者和外国记者参加。再说，每天读报的人是不会怀疑事实上智利不但有外国记者而且外国记者还有对外发送新闻报道的完全自由的。

178. 曾有人在会上表示为在智利的外国人的安全担忧。我刚才通过用户电报收到智利政府的一项正式声明，为了消除这些人的忧虑，我读一读声明中有关部分如下：

“自从我国取得独立以来，外国人对智利作出的贡献是非常可贵的。他们对我国民族特性的形成，对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业、教育甚至对武

装力量的发展都作了巨大贡献。此外，还有许多外国人在智利学成归国后帮助了提高我国在海外的威望。智利政府在承认这一重要贡献之余，还愿意向在智利的外国侨民表示感谢，并且重申，我们打算给予尽可能广泛的保护与支持。政府的强制行动仅仅是反对那些曾经干涉内政的外国公民以及非法入境的人们……特别是极端分子，他们是近年来这个国家里暴行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

179. 许多发言人，尤其是来自不结盟国家的人士对最近智利的情势发展表示遗憾。他们以为在捍卫各国拥有与控制本国的基本自然资源的主权的斗争中将失去一个同盟者。我必须告诉他们，他们错了。收回基本自然资源的政策在智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什么政治集团传下来的东西。这一政策肇始于弗雷总统执政时期。阿连德总统在帮助智利收回铜矿自主权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如果没有全体国会议员给予他的一致支持，他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我们智利对待发展中国家收回自然资源问题只有一个看法，这就是：不管智利有什么样的政府，我国人民始终站在捍卫基本自然资源应当为资源所在国所专有的财富这一主张的最前列。

180. 在古巴，赤色法西斯主义得势，人权被践踏了那么多年，赤色法西斯主义的代表却大叫大嚷地抗议说是在智利人权遭到了侵犯。古巴政府设置的行刑墙剥夺了成千上万弟兄们的祖国，而这一政权的代表讲起凭空想象出来的在智利的杀人和迫害来却显得恐惧万状。我认为讲起人权来我要比古巴代表更有道义上的权威。我的祖国在国际讲坛上和国内政策方面都坚定不移地信奉尊重人权。这并不是任何一个派别的传统，而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信仰。直到昨天为止还是智利驻联合国代表的迪亚斯·卡萨努埃瓦大使，就曾以一贯捍卫人权而赢得荣誉。我还要谦恭地提到我曾在一九六四年第三委员会的会议上为了通过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因某些国家设法插进一项条款使这一公约无从实施，以致这件事我没有做成功。

181. 此外，一九六五年美洲国家会议在里约热内卢举行。我曾代表智利提出了美洲国家人权公约草

案，经过专门会议的适当修正，结果使美洲国家体系通过了这项公约。

182. 我收到明确指示，要我痛斥古巴赤色法西斯分子发动的硬说智利政府侵犯人权的无耻宣传。侵犯人权恰好是他们自己天天都在干着的事。在智利，当武装部队同恐怖分子和狙击手互相射击的时候曾有人受害，但是没有发生过处决、任意关押或逮捕等事，没有人受过严刑拷打，也不会有人被拷打，一切基本人权过去得到尊重，今后将继续得到尊重。

183. 昨天古巴赤色法西斯代表胆敢在他的邪恶的演说中用最侮辱人的措词来形容智利武装部队的人员。为了尊重安理会起见，我不再重复他的言词了。智利军队不是这种肮脏谩骂所能玷污的。智利人民把智利军队同我国历史上的兴旺发达时代视为紧密相连的。他们是我国人民美德的化身；他们是我国民族独立的最坚固的堡垒。

184. 智利军队不是政变的参与者。他们一向忠心耿耿地支持阿连德总统，阿连德总统也从不错过任何机会给他们以最热烈的赞扬和支持。智利武装部队曾经为保卫阿连德总统的政府作出牺牲。他们同他一起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两个月以前有一支装甲兵部队反叛了，智利军队甚至动员起来站出来反对自己的战友。他们最后之所以把枪口对准阿连德总统那是因为操纵着总统的极端分子置政府于法律之外，并把国家引向悲惨的覆灭。在这些同古巴大使馆在智利圣地亚哥紧密合作的极端分子的压力下，政府破坏了法制，推翻了国会，置司法权于不顾，开始运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管理国家，取消一切权利，把我们的经济投入混乱，组织武装游击队进行对抗，还开展了一个运动来煽动军队反叛长官，这些做法本来会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旷日持久的残酷内战的。

185. 智利武装部队的公告不带政治标记。它竭尽全力恢复被践踏的法治，使智利人重新团结起来，并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保证国家回到传统的工作和进步路线上来。智利武装部队的行动不是由哪一个小集团策划的，也不受任何外来干涉所左右。它是在智利工人阶级中开始的为求生存而采取的不顾一切的努力，获得了国会两大党的支持而蓬勃发展起来的结果。因

此，智利军队在今天要比过去任何时候更能表达我国绝大多数人的意志。

186. 能在这一时刻歌颂我国军队使我的爱国热忱感到满意。我以代表智利军政府而引以自豪。今天是智利独立纪念日。武装部队挽救了我们的独立，给了我们第二次独立。

187. 有几位代表担心智利新政府会使智利人民失去已经取得的社会进步。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决不会有这样的事。军政府的第一次文告就保证了这一点。昨天执政委员会主席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又重申了这一点，他说，

“新政府并不意味着倒退一步，恰恰是向着法治和秩序前进了一步。”

188. 安理会为了讨论这一问题而召开的两次会议和古巴代表在会上的狂妄行为再次肯定我昨天在发言中所预见到的情况。我深信古巴假借这两件既无法调查也实在无调查必要的事实来召集安理会，只是为了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而已。利用安理会达到这样的目的本来是可耻的行为。赤色法西斯代表却毫不踌躇地这样做了。他确实在这里展出了一场世界上最精彩的表演。

189. 除了肮脏的谩骂而外，他丝毫没有触及他所提出的问题的实质。他肤浅地指出几点，随意渲染存在于想象中捏造的事实，恶意地从自己的文献中断章取义，一点也没有提供什么证据来证实自己说的是真话。今天他提到普拉亚·拉尔加号遭受的损伤。那条船也许确实是带伤驶入卡亚俄港的，当然这些损伤可能是自己的水手搞的。因为果真智利海军袭击了那条船，它就不会在通常所需时间内抵达卡亚俄港而会被迫驶回瓦尔帕来索港，智利海军就会制服它而逼它返航，没有理由打中了它又让它跑掉。

190. 我愿强调指出，关于这个案件重要的一点是，古巴代表承认了他曾在原来的发言中狡猾地加以掩盖的事实：船是从瓦尔帕来索港来的，因而是在智利的管辖范围之内。这件事已经被证实了，不需要再讨论。如果这条船在那里违犯了智利法律，智利政府就有行使紧迫的权利，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191. 有趣的是，古巴赤色法西斯的代表并未否

认我昨天向安理会提出的事实。从这些事实可以得出结论：古巴外交官确曾异常露骨地干预了智利内政。由于他们参与了偷运武器和分发武器给他们所组织的游击队，我们可以指控他们是煽动内战的罪魁祸首；这场内战本来不可避免地会在智利爆发的。

192. 另一会员国的代表曾在会上说过智利政府违犯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因为智利士兵在遭受古巴大使馆袭击时进行了回击。他说他认为炮弹是不可能从古巴大使馆射出的。作这种辩解完全是不明真相。古巴驻圣地亚哥大使馆不是正常的外交使团，他们违犯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四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把使馆用作进行与外交职能不相容的活动场所。这个大使馆是碉堡、兵工厂、仓库、散发武器的中心和军事行动总指挥部。住在使馆里的人有古巴人也有智利人，一般人数约一百人。这些古巴籍公民凭借外交保护与外交特权，多半是担任游击战术、恐怖主义和颠覆破坏活动的专家。九月十一日，他们盘踞在大使馆里摆开阵势，卷入当天的事件。他们不是公正的旁观者。他们是积极对抗智利军队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的好战分子。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要帮忙推翻军事当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首先开火袭击智利士兵。这件事可由卡瓦哈尔海军上将和古巴大使在电话中的谈话得到充分证明。我昨天在安理会理事国面前已经作了深刻分析。安理会要查明事实真相不需要另外的证明了。

193. 所以，智利政府没有违犯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它的军队遭受了来自古巴大使馆的袭击，不得不进行还击，这是行使宪章第五十一条认可的自卫权利，每个会员国都有权行使。违犯公约的是以不可容忍的横蛮行为干涉我国内政的古巴大使馆。

194. 以上提到的事实是确凿不移的。我们不久即将以文件形式向全世界公布。这些事实才是最可耻地违犯上述公约第四十一条的。此类违犯行为把帝国主义的目的伪装起来，因为它所追求的是一个国家控制另一个国家，它确实能够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195. 我认为安理会应当考虑这个问题并采取措施，使将来再不会有帝国主义的门徒试图不恰当地干涉别国的内政。

196. 从我们所听到的一切之中还有什么能站得住的呢？一项控诉，根据是两件事：普拉亚·拉尔加号事件和古巴大使馆事件。控诉人借助于夸夸其谈来支持他们的说法，却一点也没有打算证明他们说的是真话。至于我们，我们已经代表智利严肃认真地驳倒了这些指控，我们已经给我们的论点提供了证据，其中有的是古巴的指控无意中提供的。我们从法律上来看这两起案件，已经说过，普拉亚·拉尔加号案是智利国家管辖范围内的问题，安理会不应当审理。古巴驻圣地亚哥大使馆案则已经成为过去的事，可送交历史研究院去研究，但它是一个完全超出安理会职权范围的问题。

197. **主席：**美国代表希望行使答辩权，请美国代表发言。

198. **斯卡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伏，也已经被人类制伏了。惟独舌头没有人能制伏，是不止息的恶物，满是害死人的毒气。”〔雅各书第三章，第七、八节〕

199. 古巴代表最近怪脾气大发作，从而给《圣经》里面的话赋予新的意义。他同他们的外交部长现在突然发现这部巨著是他们撷取他们认为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引语的泉源。

200. **主席：**古巴代表希望运用答辩权，请古巴代表发言。

201. **阿拉尔孔先生**（古巴）：安理会已经花了不少时间聆听智利军政府的惊人的答辩，它试图为某些事辩解，但这个会议室里除了智利军政府的赞助人之外再没有人敢于说它是有理的，我当然不该再给安理会的耐心增加负担了。

202. 只提一件具体问题，我提到过船，我讲过炮火，我说过美国记者通过美国通讯社描写的船遭到攻击，我已经说过，现在船是在第三国即秘鲁的港口，正在由秘鲁技术人员观察和检查。

203. 我国代表团正式请求安理会调查这些事实。有办法调查的，不是不可能。这时候船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船上有合众国际社描写过的窟窿，有这家通讯社描写过的损坏情况，船正在由技术人员检查

之中，谁都会认为这些技术人员是公正的。智利武装部队代表果真认为他将用他的强词夺理的理论使人相信这只装载着糖的商船普拉亚·拉尔加号是在公海上自己轰炸自己的第一艘船，那么就让他同意并赞助我正式请求安理会进行一次客观的调查，查清船的情况——炮弹是从外面打来的还是从里面打出去的，是谁袭击了船，总之，到底是怎么回事。

204. 安理会有的理事国怀疑并担心获得客观的资料是不是做得到。我国代表团请求安理会对船的状况和发生的事情进行客观的、公正的调查。这一切凡是这个领域里的专家都能判定。

205. 此外，我想反映一下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些安理会理事国，还有一些非理事国的大使关心并要求参加关于现在还在智利或过去曾经在智利的政治流亡者的目前情况的辩论。我愿再次提到来自北美的消息，并援引美联社美国记者的电报，它说：

“据智利军政府的官方消息，有住在圣地亚哥和该国其他城市的玻利维亚人三百一十五名，被拘留在边境哨所正待遣返、交还给玻利维亚政权。”

通讯社又继续说：

“四千一百七十八个玻利维亚人，”我再说一遍，有四千一百七十八个玻利维亚人，“在智利，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现在何处、境况如何、也不知道他们要按什么政策被遣返至他们逃离的国家。在智利的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流亡者也是同样情况。”

我再说一遍，这是美国新闻记者经由美国联合通讯社发出的消息。

206. 我不想评述智利政权的代表上一次的发言，我只想说明，我国代表团今天要向智利人民和在智利的独立纪念日抗击着国内法西斯主义的光荣战士们表示敬意。我应该提到，在庆祝这个兄弟国家独立的今天，智利暂时由法西斯政权指挥、操纵、控制和征服的状态，正如此次辩论确实证明了的，这一政权把国家拉下一个与美国结盟的国家的地位。这个问题确实是可悲的。

207. **主席**：我再请愿意行使答辩权利的智利代表发言，只是请他要注意到时间已经不早了。

208. **巴桑先生**（智利）：因为古巴代表想请求安理会进行一次调查，问我同意不同意，我必须说我不能答应。

209. 关于普拉亚·拉尔加号遭受的损害的实情和性质，古巴爱怎么证明就怎么证明。但我认为进行调查不是安理会权限范围内的事。这条船损坏没有损坏，损坏得怎么样均与解决现在提出的案件无关。在这件事上唯一有关的一点是古巴代表现在承认了普拉亚·拉尔加号是从智利国家管辖范围内的瓦尔帕来索港驶出来的。那么它既没有智利法律所要求的许可证又装载着智利货物而驶离就是违犯了智利的法令。古巴代表至少也承认船没有办许可证就驶离瓦尔帕来索港。它违犯了我国法律，因此智利就有紧追的权利。

210. **主席**：我再邀请古巴代表为行使他的答辩权而发言。只是要请他顾到时间已不早了。

211. **阿拉尔孔先生**（古巴）：我只要求保证记录清楚，我并未征求，也永远不会征求智利海盗的允许。现在他已经尝到预期有一点将成为安理会的决定的滋味了吧。我国代表团已提请安理会对普拉亚·拉尔加

号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进行一次公正的、客观的调查。

212. 值得注意的是，安理会全体理事国毫无例外地——我应该说，仅仅有一个我们已经知道的例外——不是谴责对普拉亚·拉尔加号干下的行径就是对发生的事表示关切和遗憾。而如果这些事实被证实为确有其事，他们也不会同意智利军队所采取的行动方针。

213. 因此，我们的提议是安理会全体理事国表示关切的符合逻辑的结果。我们提议请安理会调查普拉亚·拉尔加号船的遭遇。海盗们不愿意调查，这也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安理会一定要调查。

214.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没有别的名字了，也没有人要求行使答辩权，我打算休会。

215. 安理会理事国尚未表示愿意什么时候再发言，或者提出议程项目的具体议题，我看现在决定下次安理会什么时候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为时尚早。因此，我将同安理会理事国保持接触，以便商定什么时候召集下次会议讨论本议题。

下午二时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е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